開放文學 -- 歷代筆記 -- 情史類略
第四卷 情俠類

以下皆俠女子能自擇配者

太史敫女

齊湣王之遇殺，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。太史女奇法章之狀貌，以為非常人，憐而常竊衣食與之，私焉。莒中及齊亡臣，相聚求湣王子，欲立之。法章乃自言於莒，共立法章為襄王。襄王立，以太史氏女為王后。生子建。太史敫曰：「女無媒而嫁者，非吾種也，污吾世矣。」終身不睹君王后。王后賢，亦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禮也。襄王卒，子建立為齊王。君王后事秦謹，與諸侯信。以故建立四□有餘年，不受兵。

卓文君

司馬相如，字長卿，成都人也，以貲為郎，事景帝。時梁孝王來朝，所從游鄒陽、枚乘輩，皆名流。相如見而慕之，因病免。客游梁，作《玉如意賦》。梁王悅之，賜以綠綺之琴，其銘曰：「桐梓合精」。

居數歲，王薨。相如歸，而家貧無以自業。素與臨邛令王吉善，往舍都亭。臨邛令謬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臨邛富人卓王孫，謂令有貴客，為具召之，並召令。令既至，相如謝病，臨邛令不敢嚐食，自往迎焉。相如不得已，擁琴而往。酒酣，臨邛令前奏琴，曰：「竊聞長卿好之，願以自娛。」相如辭謝，為鼓一再行。是時，卓王孫有女文君，年□七而寡，好音，故相如謬與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。其詩曰：

「鳳兮鳳兮歸故鄉，遨遊四海求其凰。時未遇兮無所將，何悟今夕升斯堂。有豔淑女處蘭房，室邇人遐毒我腸。何緣交頸為鴛鴦，相頡頏兮共翺翔。」

又曰：

「鳳兮鳳兮從凰棲，得託孳尾永為妃。交情通體心和諧，中夜相從知者誰。雙翼俱起翻高飛，無感我思使予悲！」

相如之臨邛，侍從車騎，雍容閒雅甚都。及飲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竊從戶窺之，心悅而好之，恐不得當也。既罷，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慇懃。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乃與馳歸。家居徒四壁立。卓王孫大怒曰：「女至不才，我不忍殺，不分一錢也！」人或謂王孫，王孫終不聽。相如貧居愁憊，以所著鸕鷀裘，就市人楊呂貰酒，與文君為歡。既而文君拘頸而泣曰：「我平生富足，今乃以衣裘貰酒。」遂相與俱如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買一酒舍沽酒，而令文君當罏。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與保傭雜作，滌器於市中。卓王孫聞而恥之，為杜門不出。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：「有一男兩女，所不足者非財也。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，長卿故倦游，雖貧，其人才足依也。且又令客，獨奈何相辱如此！」卓王孫不得已，分予文君僮百人，錢百萬，及其嫁時衣被財物。文君乃復與相如歸成都，買田宅，為富人。

居久之，天子讀《子虛賦》，聞司馬相如所作，乃召為郎。數歲，天子欲通西南夷，拜相如為中郎將，建節往。至蜀，蜀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榮之。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，自以為使女尚長卿晚，而厚分其女財，與男等。後相如以病免，歸茂陵卒。文君為誄云：

「磋磋夫子兮，亶通儒，少好學兮綜群書。縱橫劍技兮，英敏有譽，尚慕往哲兮，更名相如。落魄遠遊兮，賦《子虛》，畢爾壯志兮，駟馬高車。憶初好兮，雍容孔都，憐才仰德兮，琴心兩娛。永托為妃兮，不恥當罏，平生淺促兮，命也難扶。長夜思君兮，形影孤，步中庭兮，霜草枯。雁鳴哀哀兮，吾將安如，仰天太息兮，抑鬱不舒。訴此淒惻兮，疇忍聽余，泉穴可從兮，願捐其軀。」

妻者，齊也。或德或才或貌，必相配而後為齊。相如不遇文君，則綠綺之弦可廢；文君不遇相如，兩頰芙蓉，後世亦誰復有傳者。是婦是夫，千秋佳偶。風流放誕，豈足病乎！今之蓬州，唐謂之相如縣，迄今有相如祠。相如之取重後代若此，彼風流放誕者得乎哉。

長卿氏曰：「文君之為人，放誕風流也。女不俠，不豪；俠不放誕風流，不豪；放誕風流不眉色姣好，不豪；姣好放誕，所奔非相如，亦不豪；奔相加不家徒四壁，亦不豪；家徒四壁，不親當罏，相如與傭保雜作，滌器於市，亦不豪；親當罏，相如滌器，不得僮百人，錢百萬，太守郊迎，縣令負弩，卓王孫、臨邛富人皆傴僂門下，亦不豪。此所以為放誕風流也。文君以身殉相如，相如亦以身殉文君，一琴一誄，已足千古。《美人賦》、《白頭吟》，蛇足矣。」

陸式齋（名容，字文量。）少年風儀。天順三年，應試南京。館人有女善吹簫，夜奔公寢。公紿以疾，與期後夜。女退，遂作詩云：

「風清月白夜窗虛，有女來窺笑讀書。欲把琴心通一語，□年前已薄相如。」

遲明，託故遷去。是秋領鄉薦，年二□四。此女不亦放誕風流乎！然司馬長卿則可，式齋則不可。何也？文君寡，相如未娶。侍者通慇懃時，固已定百年之期矣。若館人女不然，式齋將何以結其局？故曰不可。

紅拂妓

楊素守西京日，李靖以布衣獻策，素踞牀而見。靖長揖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。公為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為心，不宜踞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謝之。時妓妾羅列，內有執紅拂者，有殊色，獨目靖。靖既去，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：「問去者處士第幾？住何處？」靖具以對。妓誦而去。靖歸逆旅，其夜五更初，忽聞叩門而聲低者。靖啟視，則紫衣紗帽人，杖一囊。問之，曰：「楊家紅拂妓也。」延入，脫衣去帽，遽向靖拜。靖驚答之，再扣來意。曰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。故來相就耳。」靖曰：「如司空何？」曰：「彼屍居餘氣，不足畏也。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甚眾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。」問其姓，曰：「張。」問其伯仲之次，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，形狀，言詞，氣語，真天人也。靖不自意獲之，愈喜愈懼，萬慮不安，而窺戶者無停履。數日，亦聞追討之聲，意亦非峻，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。

紅拂一見便識衛公，又算定越公無能為，然後相從，是大有斟酌人。或曰：「紅拂既有殊色，必膺特眷，萬一追討甚急，將如何？」余曰：「衛公，智人也，計之熟矣。布衣長揖，責以踞見賓客，越公遂斂容謝之。越公能受言者也。設追討相及，靖必挺身往見，不過費一席話耳。越公豈以婦人故而灰天下豪傑之心哉！」

梁夫人

韓蘄王之夫人，京口娼也。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，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，鼻息齁齁然。驚駭，亟走出，不敢言。已而人至者眾，復往視之，乃一卒也。因蹴之起，問其姓名，為韓世忠。心異之，密告其母，謂此卒定非凡人。乃邀至家，具酒食，卜夜盡歡，深相結納，資以金帛，約為夫婦。蘄王后立殊功，為中興名將。梁封兩國夫人。

梁夫人不為娼，則不遇蘄王。不遇蘄王，則終身一娼而已。夫閨閣之幽姿，臨之以父母，誑之以媒妁，敵之以門戶，拘之以禮法，婿之賢不肖，盲以聽焉。不幸失身為娼，乃不能擇一佳婿自豪，而隨風為沾泥之絮，豈不惜哉！

以下皆俠女子能成人之事者

瑞卿

歐陽彬，衡山人。世為縣吏。至彬特好學，工於詞賦。馬氏之有湖南也，彬將希其用。乃攜所著，詣府求見之。禮必先通名紙。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客，好賄，陰使人謂彬曰：「足下之來，非徒然也。實欲顯族致身，而不以一物為貺，其可乎！」彬恥以賄進，竟不與。既而樊氏怒，擲名紙於地曰：「吏人子，欲干謁王侯耶！」彬深恨之，因退而為詩曰：「無錢將乞樊知客，名紙生毛不為通。」因而落魄銜市，歌姬酒徒，無所不狎。有歌人瑞卿者，慕其才，遂延于家。瑞卿能歌。每歲武穆王生辰，必歌於筵上。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，又加武陵、岳陽，共九州。彬作《九州歌》以授瑞卿，至時使歌之，實欲感動武穆。既而竟不問，彬歎曰：「天下分裂之際，廝徒負養，皆能自奮。我何負而至此耶！」計無所出，思欲竄入鄰道，但未有所向。居無何，聞西蜀圖綱將發，彬遂謀入蜀。私謂瑞卿曰：「吾以干謁不遂，居於汝家，未嘗有倦色，其忍輕棄乎？然士以功名為不朽，一失此時，恐貽後悔。今將他適，庶幾有成，勿以為念。」瑞卿曰：「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，一旦割愛而去，得非功名之將至耶？妾誠異之。家財雖不豐，願分其半，以資路途。」彬亦不讓。因以瑞卿所贈，盡賂綱吏，求為駕船僕夫，綱吏許之。既至蜀，遂獻《獨鯉朝天賦》，蜀王大悅，擢居清要。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，出為夔州節度使。既領夔州，穆王已薨，其子希範繼立。因致書於希範，敘疇昔入蜀之由，仍以衡宗族為托。希範得書大慚。彬之親友，悉免其賦役。遂與瑞卿偕老焉。

馮蝶翠

洞庭葉某，商於大梁，眷一妓馮蝶翠者，罄其貲，迨凍餒為磨傭。久之，馮騎驢過其處，葉適在街頭曬麥。馮下驢走小巷中，使驢夫召葉。葉辭以無顏相見，強而後至。馮對之流涕曰：「君為妾至此乎？」出白金二兩授葉，云：「以此具禮更衣，來訪吾母。」如言而往。馮私以五□金贈之曰：「行矣，勉為生計。」葉戀戀不捨。隨罄其金，仍傭於磨家。歲餘，邂逅如初。馮謂葉：「汝豈人耶？」要之抵家，重與□鎰，且云：「囊傾矣。倘更留，必縊死以絕君念。」葉遂將金去，買布入陝換褐，利倍。又販藥至揚州，數倍。貿易三載，貨盈數千。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。

不恥磨傭，使驢夫召之，視綈袍戀戀之情，固已高數倍矣。出金相贈，一且再焉。葉遂發憤為商，卒同白首。成人之美，還自成也。彼計目前榮悴，而不計久遠者，獨何心哉！龍子猶有《張潤傳》，事頗近此，而結局遠不相及，備錄於此。傳曰：

張潤，行三，瓜州人。少鬻為閭關潼子門妓，善歌，微有韻致。與賈人程生交善，許以必嫁。程惑然，為之破家。衣敝履穿，不敢復窺張室，而張念之不置也。一夕，遇諸門，亟呼入，相恃大慟。程具道所以不敢狀。張自出青蚨，具餐止宿。夜半語程曰：「儂向以身許君，不渭君無賴至此。然儂終不可以君無賴故而委身他姓。儂有私財五□金許，今以付君。君可貿易他方，一再往，有贏利，便圖取儂。儂與君之命畢此矣。」語達旦，空囊授之，珍重而別。程既心蕩，無復經營之志。且貧兒暴富，饞態不禁，乃別往紅樓市歡，罄其貲而歸，而張不知也。久之，復遇諸門，居然窶子容耳。聞張呼，驚欲定匿。張使婢闌之以入，叩其故。詭云：「中道遭寇，僅以身免，自憐命薄，無顏見若。」張悲憤甚，一慟幾絕。程亦悔且泣，徐曰：「業如此，當奈何？」張曰：「此吾兩人命絕之日也。生而睽，何如死而合！君如不忘初願，惟速具毒酒，與君相從地下耳！」言泣，淚如雨注。程不知所為。張迫之再，無已，潛取毒藥酒以進。張且泣且飲，便傾半壺。程覺其有異，大恐，遽盡吸之，已而兩人皆死。既死，鴇乃覺。從旁人教，剖生羊灌張，張活；次及程，則無療矣。差毒性下墜，張先飲，味薄，故可起。亦天意所以誅薄倖也。程父訟之長洲江令，令廉，得程負心始末，乃責其父而釋張。當此時，張之名震於一郡。郡之好事者，咸往問疾，求識面以為快。或呼為藥張三，從所殉也；或呼為癡張三，謂其所殉非人也。張疾愈，郡人士爭交歡之，聲價益隆。然性好迭宕，不譽縉紳意，以此浮沉數年，無一大遇，聊隨一賣絲者終焉。余嘗有詩云：

「同衾同穴兩情甘，鴆酒如何只損男。卻笑世人不怕死，青樓還想藥張三。

癡心漫結死生期，松柏西陵別有枝。自是薄情應橫死，交歡豈少賣絲兒。

黃金銷盡命如霜，紅粉依然映畫堂。一負生兮一負死，古丘空說兩鴛鴦。」

余謂張三贈金、伏毒二事都奇。所恨者，毒酒無靈，不肯成全張三一個好名，使死而復甦，碌碌晚節，誠贅疣也。然令張死而程甦，其為贅疣又何如，誰謂毒酒果無靈哉！語云：「癡心女子負心漢」，二人之謂乎！余又聞，一妓與所歡約俱死。歡信之，為具鴆酒二器。妓執板速歡飲，歡盡其一，固促妓速飲。妓曰：「吾量窄，留此與君賭拳。」嗚呼，自賭拳盛行，而張以情癡特聞。倘死者有知，張仰藥時，賣絲幾何在？恐張亦無解於獨生也。則雖謂「癡心漢子負心女」，亦未為不可。

東御史妓　吳進士妓

東御史郊，未第時，進京會試，途遭濡首之厄。僕人乘機罄取所有，逸去。東計無所出，悶立於一家房簷下，初不知其為妓館也。自晨至暮，往來旁皇。內一妓者窺見之，命侍女邀東入。東拒之。妓又以母來邀，東又拒之。妓乃躬自出戶，東復峻卻。妓曰：「妾無他意，但見君若有故，故問之耳。」東察其誠，勉入其室。技問故，東始以他享結之。妓拂首不然。東不得已，乃以實告。妓曰：「然則君將何往？」東謂：「計窮力極，終當還家，功名事姑置之耳。」妓笑曰：「因路費之小，誤功名之大，見亦左矣。」東又謂：「別無親識借貸。」妓曰：「妾有服飾，聊可應君之需。」東不欲，妓又曉以不必膠柱意。竟持所有，悉以付東。且又薦寢，留連勸解，方送東行。東至京，果得第。筮仕縣尹，大為淮陰漂母之報矣。後行取入道，監察蘇鬆。妓之母來蘇，潛住民間，詐冒東之姑，入告狀中。東見之，閱其詞而悟其意，以首肯示之。嫗由是大有所得。時郡侯徐潛廉知之，縶嫗達東。東大怒，反以徐為污蔑。先將嫗假以押回原籍根究，陰縱之於途，使泯其跡，然後摭拾徐他事欲危之。徐不得已，易服長跪庭下，幾不得解。幸諸鄉達力為申救，徐方得免。

真定吳生，有聲於庠。性不羈，悅某妓，而囊中實無餘錢。妓憐其才，因詢所長，曰：「善樗蒲。」妓乃館生他室中，所遇凡愛樗蒲者，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。生多勝，因以供生燈火費。妓暇則就生宿，生暇則讀書。後生成進士，欲娶妓，而妓適死。因為制服執喪，葬之以禮。每向人言，必流涕。

吳生從未出醜。此妓心術手段，俱勝汧國夫人□倍。惜乎其福之涼也。東御史蒙妓成我之恩，不為了其終身，而乃毀官箴以報之。此妓亦利其多金而已，其在淮陰漂母之下乎！

婁江妓

嘉靖間，婁江有孫太學者，與妓某善。誓相嫁取，為之傾貲。無何，孫喪婦，家益貧落。親友因唆使訟妓。妓聞之，以計致孫飲食之，與申前約，以身委焉。孫故不善治產，妓所攜簪珥，不久復費盡。妓日夜勤辟纑以奉之，饘粥而已。如此□餘年，孫益老成悔過。選期已及，自傷無貲，中夜泣。妓審其誠，於日坐辟績處，使孫穴地，得千金，皆妓所陰埋也。孫以此得選縣尉，遷按察司經歷。宦橐稍潤，妓遂勸孫乞休，歸享小康終其身。

子猶曰：「既成就孫，而身亦得所歸，可謂兩利。所難者，□餘年堅忍耳。」

沈小霞妾

錦衣衛經歷沈煉，以攻嚴相得罪，謫田保安。時總督楊順、巡按路楷，皆嵩客，受世蕃指：「若除吾瘍，大者侯，小者卿。」順因與楷合策，捕諸白蓮教通虜者，竄煉名籍中，論斬，籍其家。順以功蔭一子錦衣千戶；楷候選五品卿寺。順猶怏怏曰：「相君薄我賞，猶有不足乎？」取煉三子，杖殺之。而移檄越，逮公長子諸生襄，至則日掠治，困急且死。會順、楷被劾，卒奉旨逮治，而襄得末減問戍。襄之始來也，止一愛妾從行。及是與妾俱赴戍所。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邀而殺之。襄懼欲竄，而顧妾不能割。妾曰：「君一身沈氏宗祧所繫，第去，勿憂我。」襄遂紿押者：「城市有年家某，負吾家金錢，往索可得。」押者恃妾在，不疑，縱之去。久之不返，押者往某家詢之，云：「未嘗至。」還復叩妾。妾把其襟，大慟曰：「吾夫婦患難相守，無頃刻離。今去而不遠，必汝曹受嚴氏指，戕殺吾夫矣。」觀者如市，不能判。聞於監司。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，不得已，權使寄食尼菴，而立限責押者跡襄。押者物色不得，屢受笞。乃哀懇於妾，言襄實自竄，毋枉我。因以間亡命去。久之，嵩敗，襄始出訟冤，捕順、楷妖

罪。妾復相從。襄號小霞，楚人江進之有《沈小霞妾傳》。

嚴氏將要襄殺之，事之有無不可知。然襄此去，實大便宜，大乾淨。得此妾一番撒賴，則上官亦疑真有是事，而襄始安然亡命無患矣。順、楷輩死，肉不足喂狗，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傳，忠智萃於一門，盛矣。

邵金寶

邵金寶，故娼也，口西俠戴綸所與游。綸為京營參將，以善咸寧侯下獄，將坐重辟。念事非朝夕可竟，去家數千里，無可庇朝夕。罄囊金三千餘，屬邵曰：「余生死不可知，若其念我乎，持以贍余以待命。」邵含淚收之，為畫策。日費以結權貴公子歡，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，展轉出綸。綸庭鞫赴市。邵歲罄貲於權貴，因得周旋。椎楚弗避，□餘年所如一，而需綸用不缺。綸卒籍其力以出，尋補建昌游擊。贏金尚四千有奇，悉付綸而從之任。綸妻自其家來省，請邵升高座，命侍女強持之，委身下拜，令勿答，報其救夫恩也。居旬而返。將行，語綸曰：「夫難，妾以疾不能為力，而邵能代之；妾當愧死矣。無以謝邵氏，惟君念之。」垂涕泣而去。

三千金非細事，罄以畀一妓而不疑，非知邵之深者能然耶！邵受託不辭，亦度己之可以出戴也。而戴果出矣。夫買妓博金，事之至醜者也。邵不潔其名，而能委曲以濟大用。卒也束身歸戴，克全終始。雖娼乎，亦何慚於節義哉！其妻自以不能救夫難而感能為救者，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，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哉！

董國度妾

董國度，字元卿，饒州人。宣和六年進士第，調萊州膠水郡。會北兵動，留家於鄉，獨處官所。中原陷，不得歸，棄官走村落，頗與逆旅主人相得。憐其羈窮，為買一妾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性慧解，有姿色。見董貧，則以治生為己任。罄家所有，買磨驢七八頭，麥數□斛。每得面，自騎入市鬻之，至晚負錢以歸。如是三年，獲利益多，有田宅矣。董與母、妻隔別滋久，消息杳不通，居常戚戚，意緒無聊。妾叩其故，董嬖愛已深，不復隱，為言：「我故南官也。一家皆在鄉里。身獨漂泊，茫無歸期，每一想念，心亂欲死。」妾曰：「如是，何不早告我？我兄善為人謀事，旦夕且至，請為君籌之。」旬日，果有客，長身虬髯，騎大馬，驅車□餘乘過門。妾曰：「吾兄至矣。」出迎拜。使董相見，敘姻親之禮。留飲至夜，妾始言前事以屬客。

是時虜令：凡宋官亡命，許自陳；匿不言而被首者死。董業已泄漏，又疑兩人欲圖己，大悔懼，乃紿曰：「無之。」客忿然，怒且笑曰：「以女弟託質數年，相與如骨肉，故冒禁，欲致君南歸，而見疑如此。倘中道有變，且累我，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。不然，天明執告官矣。」董益懼，自分必死，探囊中文書悉與之。終夕涕泣，一聽於客。客去，明日控一馬來，曰：「行矣。」董請妾與俱。妾曰：「適有故，須少留。明年當相尋。吾手制一衲袍贈君，君謹服之，惟吾兄馬首所向。若返國，兄或舉數□萬錢相贈，當勿取。如不可卻，則舉袍示之。彼嘗受我恩，今送君歸，未足以報德，當復護我去。萬一受其獻，則彼責已塞，無復顧我矣。善守此袍，無失也。」董愕然，怪其語不倫，且慮鄰里知覺，輒揮涕上馬，疾馳到海上，有大舟，臨解維，客揮使登，揖而別。舟遽南行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，茫不知所為。舟中奉侍惟謹，具食不相問訊。才達南岸，客已先在水濱。邀諸旗亭相勞苦。出黃金二□兩，曰：「以是為太夫人壽。」董憶妾語，力辭之。客不可曰：「赤手還國，欲與妻子餓死耶！」強留金而出，董追還之，示以袍。客曰：「吾智果出彼下，吾事殊殊未了。」咄咄而去。董至家，母、妻、二子俱無恙。取袍示家人，縫綻處黃色隱然。拆視之，滿中皆箔金也。逾年，客果攜妾而至，偕老焉。

此俠女子能全人名節者

嚴蕊　薛希濤

天台營妓嚴蕊，字幼芳，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。唐與正仲友守臺日，酒邊嘗命幼芳賦紅白桃花。即調《如夢令》云：

「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與紅紅，別是東風情味。曾記，曾記，人在武陵微醉。」

仲友賞之雙縑。其後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臺，欲摭仲友罪，遂指其與蕊為濫，繫獄月餘。蕊雖備受捶楚，而一語不及唐。獄吏誘使早認，蕊答曰：「身為賤妓，縱與太守有濫，罪亦不至死。然是非真偽，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！雖死，不可誣也。」於是再痛杖之，仍繫於獄。兩月間，一再受杖，委頓幾死。然聲價愈騰，至徹阜陵之聽。未幾，朱改除，而岳霖商卿為憲，憐之，命作詞自陳。蕊口占《卜算子》云：

「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。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」

岳喜，即日判令從良。而宗室納為小婦，以終身焉。

嚴幼芳嘗七夕宴集，坐有謝元卿者，豪士也，固命之賦詞，以己姓為韻。酒方行，而已成《鵲橋仙》云：

「碧梧初出，桂花方吐，池上水花微謝。穿針人在合歡樓，正月露玉盤高瀉。

蛛忙鵲懶，耕慵織倦，空做古今佳話。人間剛道隔年期，想天上方才隔夜。」

元卿為之心醉，留其家半載，傾囊贈之而歸。雙縑之贈，薄乎云爾。況此纏頭常例，而文公必以為罪，何耶！

長卿氏曰：「嚴蕊云：『是非真偽，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』，不意斯言出於風塵妓女之口，而入於聖賢大學之耳，猶不免於笞，何也？然聲價愈騰，至徹阜陵之聽，倘所稱『石壓筍料出』耶！」

熙寧中，祖無擇知杭州，坐與官妓薛希濤通，為王安石所執。希濤榜笞至死，不肯承伏。

幼芳之於仲友，乾也；希濤之於無擇，濕也。然晦翁與荊公，皆有所寄其怒。妓何與焉？卒也，幼芳生而希濤死。非晦翁之心慈於荊公，而道學之權終不敵宰相耳。

以下皆俠丈夫能曲體人情者

楊素

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後主叔寶之妹，封樂昌公主，才色冠絕。時陳政方亂，德言知不相保，謂其妻曰：「以君之才容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，斯永絕矣。倘情緣未斷，猶冀相見，宜有以信之。」乃破一照，人執其半，約曰：「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，我當在，即以是日訪之。」及陳亡，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，寵嬖殊厚。德言流離辛苦，僅能至京，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。有蒼頭賣半照者，大高其價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設食，具言其故。出半照以合之，仍題詩曰：

「照與人俱去，照歸人不歸。無復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輝。」

陳氏得詩，涕泣不食。素知之，愴然改容。即召德言，還其妻。仍厚遺之。聞者無不感歎，乃與德言陳氏偕飲，令陳氏為詩。口占一絕云：

「今日何遷次？新官對舊官。笑啼俱不敢，方驗做人難。」

遂與德言歸江南，竟以終老。

不追紅拂妓，放樂昌，俱越公大豪傑事。大將軍開門放妓，一般胸襟。彼石太尉，小家子耳！

寧王憲

寧王憲貴盛，寵妓數□人，皆絕藝上色。宅左有賣餅者妻，纖白明媚。王一見屬目，厚遺其夫，取之，寵惜途等。環歲，因問之：「汝復憶餅師否？」默然不對。因呼使見之，其妻注視，雙淚垂頰，若不勝情。時王座客□餘人，皆當時文士，無不淒異。王

命賦詩，王右丞維詩先成：

「莫以今時寵，寧亡舊日恩。看花滿目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

坐客無敢繼者，王乃歸餅師，以終其老。

裴晉公

元和中，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，未赴任，遇盜，攘剽殆盡。告敕歷任文簿，悉無孑遺。遂於近邑行。丐故衣迤邐，假貸卻返逆旅。族舍俯逼裴晉公第，時晉公在假，因微服出遊，偶至湖糾之店，相揖而坐，與語周旋。問及行日，糾曰：「某之苦事，人不忍聞。」言發涕零。晉公憫之，細詰其事。對曰：「某住京數載，授官江湖，遇寇蕩盡，唯餘微命，此亦細事耳。某將娶而未親迎，遭郡牧強而致之，獻於上相裴公矣。」裴曰：「子室何姓氏？」答曰：「姓某，字黃娥。」裴時衣紫袴衫，謂之曰：「某即晉公親校也，試為子偵。」遂問姓名而往。糾復悔之，此或中令之親近，入白當致禍也。寢不安席。遲明，姑往偵之，則裴已入內。至晚，忽有赭衣吏詣店，稱令公召。糾聞之惶懼，倉卒與吏俱往，延入小廳，拜伏流汗，不敢仰視。既延之坐，竊視之，則昨日紫衣押牙也。因首過再三。中令曰：「昨見所話，誠心惻然。今聊以慰爾憔悴。」即命箱中取官誥授之，已再除湖糾矣。喜躍未已。公又曰：「黃娥可于飛之任也。」特令送就其逆旅。行裝千貫，與偕赴所任。出《玉堂閒話》。

以裴晉公之人品，而郡牧猶有強奪人妻以奉之者，況他人乎！一分權勢，一分造業，非必自造也，代之者眾矣。當要路者，可不三思乎！

江陵刺史

江陵寓居士子，忘其姓名，有美姬，甚貧。求尺題於交廣間游，支持五年糧食，且戒其姬曰：「我若五年不歸，任爾改適。」士子去後，五年未歸，姬遂為前刺史所納，在高麗坡底。及明年，其夫歸，已失姬之所在。尋訪知處，遂為詩寄云：

「陰雲漠漠下陽臺，惹著襄王更不回。五度看花空有淚，一心如結不曾開。

纖蘿自合依芳樹，覆水寧思返舊杯！惆悵高麗坡底宅，春光無復下山來。」

刺史見詩，遂給一百千及資妝，遣還士子。出《盧氏雜說》。

京邸兵官

國朝洪武初，吳人姜子奇，娶婦三載，值大軍過吳擾亂，子奇挾妻出避，倉皇間因失其妻，乃為兵官攜歸京邸。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，後迤邐至京行乞。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，貽以酒饌，又以布囊裏熟米一斗與之。子奇不敢仰視而去。翌日，此婦在門，又見子奇行乞，適主人不在，呼與相見共語，為主母所偵，即令人追之。檢其乞囊中，有金釵一對，書一封。候其夫還，以告。兵官啟封視之，乃題詩一律云：

「夫留吳越妾江東，三載恩情一旦空。葵藿有心終向日，楊花無力暫隨風。兩行珠淚孤燈下，千里家山一夢中。每恨當年罹此難，相逢難把姓名通。」

兵官見詩大悼，即時遣還，仍賜錢米以給其歸。子奇夫婦泣謝而去，伉儷復合。見《西樵野記》。

武弁有此高誼，勝孔將軍、沙叱利萬倍。

於頔　韓滉

崔郊秀才者，寓居於漢上，蘊藉文藝，而物產罄懸。無何，與姑婢通，每有阮咸之縱。其婢端麗，饒音伎之能，漢南之最姝也。姑貧，鬻婢於連帥於頔，連帥愛之，給錢四□萬，寵盼彌深。郊思慕無已，即強親府署，願一見焉。其婢因寒食，果出。值郊立於柳陰，馬上連泣，誓若山河。郊贈以詩曰：

「公子王孫逐後塵，綠珠垂淚滴羅巾。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」

或有嫉郊者，寫詩於座。於公睹詩，令召崔生，左右莫之測也。郊甚憂悔，無處潛遁。及見，握郊手曰：「『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』，便是公製作也？四百千小哉！何惜一書，不早相示。」遂命婢同歸。至幃幌奩匣，悉為增飾之。崔生因此小阜。又有客自零陵來，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，於公遽命召焉。戎使君不敢違命，逾月而至。及至，令唱歌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。公曰：「丈夫不能立功業，為異代之所稱，豈有奪人姬愛，為己嬉娛！」遂多以縑帛贈行，手書遜謝焉。戎使君詩曰：

「寶鈿香娥翡翠裙，妝成掩泣欲行云。慇懃好取襄王意，莫向陽臺夢使君。」

韓晉公滉鎮浙西，戎昱為部內刺史。郡中有酒妓，善歌，色亦閒妙，昱情屬甚厚。浙西樂將聞其能，白滉，召置籍中，昱不敢留。俄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，且曰：「至彼令歌，必首唱是詞。」既至，韓為開筵，自持杯，令歌送之，遂唱戎詞。曲既終，韓問：「戎使君於汝寄情耶？」妓悚然起立曰：「然。」淚隨語下。韓令更衣待命。席上為之憂危。韓召樂將責曰：「戎使君名士，留情郡妓，何故不知而召置之，成余之過！」乃笞之□。命與妓百縑，即時歸之。其詞曰：

「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柳條藤蔓係人情。黃鶯久住渾相戀，欲別頻啼四五聲。」

戎使君所歡歌妓，是一是二？一奪於於帥，再奪於韓公，而俱以聞詩放還，何戎之多幸也！於、韓兩公，固一代豪俊，亦見唐時之重才矣。設當今世，雖日進萬言何益！

唐玄宗　僖宗

開元中，頒賜邊軍纊衣，制於宮中。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：

「沙場征戍客，寒苦若為眠。戰袍經手作，知落阿誰邊。蓄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今生已過也，　重結後生緣。」

兵士以詩白於帥，帥進之。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：「有作者勿隱，吾不罪汝。」有一宮人自言萬死。玄宗深憫之，遂以嫁得詩人，仍謂曰：「我與汝結今生緣。」邊人皆感泣。

僖宗自內出袍千領，賜塞外吏士。神策軍馬真，於袍中得金鎖一枚，詩一首，云：

「玉燭制袍夜，金刀呵手裁。鎖寄千里客，鎖心終不開。」

真就市貨鎖，為人所告。主將得其詩，奏聞。僖宗令赴闕，訪出此宮人，遂以妻真。後僖宗幸蜀，真晝夜不解衣，前後捍禦。去一女子事極小，而令兵士知天子念邊之情，其感發最大。所謂王道本乎人情，其則不遠。

唐文宗

唐文宗御宴，宮妓舞《河滿子》，是沈翹翹。其詞云「浮雲蔽白日」。文宗曰：「汝知書耶？此是《文選》第一首。」遂問其繇。翹翹泣曰：「妾本吳元濟女，自因國亡，沒入掖庭，易姓沈。因配樂籍，本藝方響，乃白玉也。」乃賜金玉環。以響玉為槌，紫檀為架，乃奏《梁州曲》，音韻清絕，制度精妙。上喜謂曰：「卿欲歸宮，欲適人？」翹翹不對。上知其意，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。出宮之夕，宮人伴送。花燭之盛，皆自天恩。

按：翹翹歸誠數年後，誠奉使日本，久而不返。翹翹執玉方響，登樓，自制一曲，名《憶秦郎》。聲音悽愴，聞者淒然。方響，應二□八調。

宋仁宗

宋子京祁與兄公序郊，人稱為大宋、小宋。子京過御街，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：「小宋也。」子京歸，遂作《鷓鴣天》云：「

寶轂雕輪狹路逢，一聲腸斷繡幃中。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金作屋，玉為籠，車如流水馬如龍。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幾萬重。」

其詞傳達禁中，仁宗知之，問內人第幾車子，何人呼小宋。有內人自陳：「頃侍御宴，見宣翰林學士，左右內臣曰：『小宋也。』時在車子中偶見之，呼一聲爾。」上召子京，從容語及，子京惶懼無地。上笑曰：「蓬山不遠。」因以內人賜之。

錢簡棲山人云：「『黃鸝久住渾相戀』，及『侯門一入深如海』，二詩皆自成篇詠，博得佳麗無忝。至『劉郎已恨蓬山遠，又隔蓬山幾萬重』，則唐人李義山《無題》詩，非子京作也，子京偶記而入之詞中耳。傳達大內，致動天聽，以此宮人賜之。人主憐才，一至是乎！」子猶云：「子京改壞《舊唐書》，反博一脩史佳名。抄李義山詩，又博一深深宮佳麗。一生有造化人也。然唐之玄、僖，以宮人贈兵士，亦能致其感泣。而小宋受特達之知，一以奢侈盤樂為事，文人無行，其不逮兵士遠矣。」

袁盎　葛周

袁盎為吳相時，有從史私盎侍兒，盎知之，弗泄。有人以言恐從史，從史亡，盎親追返之，竟以侍兒賜，遇之如故。景帝時，盎既入為太常，復使吳。吳王時謀反，欲殺盎，以五百人圍之，盎未覺也。會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，乃置二百石醇醪，盡醉五百人。夜引盎起曰：「君可疾去，旦日王且斬君。」盎曰：「公何為者？」司馬曰：「故從史，盜君侍兒者也。」於是盎驚脫去。

梁葛侍中周，鎮兖之日，嘗游從此亭。公有廳頭甲者，年壯未婿，有神采，善騎射，膽力出人。偶因白事，葛公召入。時諸姬妾並侍左右。內一寵姬，國色也，嘗在公側，甲窺見，目之不已。葛公有所顧問，至於再三，甲方流盼殊色，竟忘對答。公但俯首而已。既罷，公微哂之。或有告甲者，甲方懼，但云：「神思迷惑，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。」數日之間，慮有不測。公知其憂甚，以溫顏接之。未幾，有詔命公出征，拒唐師於河上。時與敵決戰數日，敵軍堅陣不動。日暮，軍士饑渴，殆無人色。公召甲謂之曰：「汝能陷此陣否？」甲曰：「諾。」即攬轡超乘，與數□騎馳赴敵軍，斬首數□級。大軍繼之，唐師大敗。及葛公凱旋，乃謂愛姬曰：「甲立戰功，宜有酬賞，以汝妻之。」愛姬泣涕辭命。公勉之曰：「為人妻，不癒於為妾耶！」令具資妝值數千緡，召甲告之曰：「汝立功於河上，吾知汝未婚，今以某妻，兼署列職。此女即所目也。」甲固稱死罪，不敢奉命。公堅與之。葛公為梁名將，威名著於敵中。河北諺曰：「山東一條葛，無事莫撩撥。」

楚莊絕纓之會，但隱之而已，未聞直以妻之者。蓋賜之而後食其報。周必俟其功而後賜之，意非異也。從史已私矣，已逃矣，不賜之，不惟從史不安，即侍兒亦不安。若流盼忘答，事可以隱。甲方踟躕不暇，思力戰以免罪，而孰知荷此奇賞乎！即捐軀所甘心焉。若張說之從門下生，種世衡之遺蘇慕恩，或感其言，或濟其事，方之二公，下一乘矣。

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，欲置之法，生呼曰：「相公豈無緩急用人時耶？何惜一婢？」說奇其語，遂以賜而遣之。後杳不聞。及遭姚崇之搆，禍且不測。此生夜至，請以夜明簾獻九公主，為言於玄宗，得解。

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，種世衡嘗夜與飲，出侍姬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內，慕恩竊與姬戲。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慚愧請罪。世衡笑曰：「君欲之耶？」即以遺之。由是諸部有二者，使慕恩往討，無有不克。

楊震

故宋附馬楊震，有□姬，皆絕色，名粉兒者猶勝。一日，招詹天游日宴，盡出諸姬佐觴。天游寓意粉兒，口占一詞云：

「淡淡青山兩點春，嬌羞一點口兒櫻，一梭兒玉一窩云。白藕香中見西子，玉梅花下遇昭君，不曾真個也銷魂。

楊遂以粉兒贈之，曰：「請天游真個銷魂也。」

李紳

李相紳鎮淮南。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，素與李隙。時於荊溪遇風，漂沒二子。悲慼之中，復懼李之仇己，投長箋自首謝。李深憫之，復書曰：「端溪不讓之詞，愚罔懷怨；荊浦沉淪之禍，鄙實憫然。」既厚遇之，殊不屑意。張感涕致謝，釋然如舊交。與張宴飲，必極歡醉。張嘗為廣陵從事，有酒妓，嘗好致情，而終不果納。至是二□年猶在席，目張悒然，如將涕下。李起更衣，張以指染酒，題詞盤上，妓深曉之。李既至，先持杯不樂。李覺之，即命妓歌以送酒。遂喝是詞曰：

「雲雨紛飛二□年，當時求夢不曾眠。今年頭白重相見，還上襄王玳瑁筵。」

張醉歸，李令妓夕就之。

或云：眠則有夢。既不曾眠，何得有夢。說詩太泥矣。此句正敘其好致情，而終不果納之意。

劉禹錫

劉尚書禹錫罷和州，為主客郎中。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。慕劉名，嘗邀至第中，厚設飲饌。酒酣，命妙妓歌以送之。劉於座上賦詩曰：

「浮渲梳頭宮樣妝，春風一曲《杜韋娘》。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斷盡江南刺史腸。」

李因以妓贈之。

洛中節使

洛中舉子某，與樂妓茂英相識。英年甚少。及舉子到江外，偶於飲席遇之，因贈詩曰：

「憶昔當初過柳樓，茂英年少尚嬌羞。隔窗未省聞高語，對鏡曾窺學上頭。一別中原俱老大，重來南國見風流。彈弦酌酒話前事，零落碧雲生暮愁。」

舉子因謁節使，遂留連數月。帥遇之甚厚，宴賞既頻，與酒糾諧戲頗洽。一日告辭，帥厚以金帛贐行，復開筵送別。因暗留絕句與糾曰：

「少插花枝少下籌，須防女伴妒風流。坐中若打占相令，決卻尚書莫點頭。」

因設舞曲，遺詩，帥取覽之，當時即令人送付舉子。

開府

有士人訪一妓，在開府侍宴，候之稍久，遂賦一詞寄之云：

「春風捏就腰兒細，繫的粉裙不起。從來即向掌中看，怎忍在燭花影裡。酒紅應是鉛華褪，暗蹙損眉峰雙翠。夜深站老繡鞋兒，靠那個屏風立地。」

詞至，為閫中所見，喜其詞語清麗。明日，呼士人來，竟以此妓與之。

姜夔

小紅，順陽公青衣也，有色藝。順陽公請老，姜堯章夔詣之。一日，授簡征新聲。堯章制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兩曲。公使二妓肄習之，音節清婉。堯章歸吳興，公尋以小紅贈之。其夕大雪，過垂虹，賦詩曰：

「自喜新詞韻最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。曲終過盡鬆陵路，回首煙波□里橋。」

堯章每喜自度曲，吹洞簫，小紅輒從而和之。

嚴尚書

元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。及為監察使蜀，以御史推鞫，難得見焉。嚴司空潛知其意，每遣薛往。洎登翰林，以詩寄云：

「錦江滑膩娥眉秀，幻出文君與薛濤。言語巧倫鸚鵡舌，文章分得鳳凰毛。紛紛詞客多停筆，個個公侯欲夢刀。別後相思隔煙水，菖蒲花發五雲高。」

以下皆俠丈夫代人成事者

許俊

韓翊少負才名，天寶末舉進士。孤貞靜默，所與游皆當時名士。然而輦門圭竇，室唯四壁。鄰有李將，佚名。妓柳氏，李每至，必邀韓同飲。韓以李豁落大丈夫，故常不逆。既久愈狎。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，即蕭然葭艾。聞客至，必召入。因乘間語李曰：「韓秀才窮甚矣，然所與游必聞名人，是必不久貧賤，宜假借之。」李深頷之。間一日，具饌邀韓，酒酣，謂韓曰：「秀才當今名士，柳氏當今名色，以名色配名士，不亦可乎？」遂命柳從坐接韓。韓殊不意，懇辭不敢當。李曰：「大丈夫相遇杯酒間，一言道合，尚相許以死。況一婦人，何足辭也。」卒授之，不可拒。又謂韓曰：「夫子居貧，無以自振，柳資數百萬，可以取濟。柳，淑人也，宜事夫子，能盡其操。」即長揖而去。韓追讓之，顧恍然自疑曰：「此豪達者，昨已備言之矣，勿復致訝。」俄就柳居，來歲成名。後數年，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。以世方憂，不敢以柳自隨，置於都下，期至而迓之。連三歲不果迓。因以良金置練囊中寄之，題詩曰：

「章臺柳，章臺柳，往日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。」

柳復書，答詩曰：

「楊柳枝，芳菲節，可恨年年贈離別。一葉隨風忽報秋，縱使君來豈堪折！」

柳以色顯，獨居恐不自免，乃欲落髮為尼，居佛寺。後翊隨侯希逸入朝，尋訪不得，已為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，寵之專房。翊悵然不能割。會入中書，至於城東南角，逢犢車，緩隨之，車中問曰：「得非青州韓員外耶？」曰：「是。」遂披簾曰：「某柳氏也。失身沙吒利，無從自脫。明日當此路還，願更一來取別。」韓深感之。明日如期而往，犢車尋至，車中投一紅巾，包小合子，實以香膏，嗚咽言曰：「終身永訣。」車如電逝。韓不勝情，為之雪涕。

是日，臨淄大校，致酒於都市酒樓。邀韓，韓赴之，悵然不樂。座人曰：「韓員外風流談笑，未嘗不適。今日何慘然耶？」韓具話之。有虞侯將許俊，年少被酒，起曰：「俊嘗以義烈自許，願得員外手筆數字，當立致之。」座人皆激贊。韓不得已，與之。俊乃急裝，乘一馬，牽一馬而馳，迳趨沙吒利之第。會吒利已出，即以入曰：「將軍墜馬，且不救，遣取柳夫人！」柳驚出，即以韓札示之，挾上馬，絕馳而去。席未罷，即以柳氏授韓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一座驚歎。時吒利初立功，代宗方優借，大懼禍作，闔坐同見希逸，白其故。希逸扼腕奮髯曰：「此我往日所為事，俊乃能爾乎！」立脩表上聞，深罪沙吒利。代宗稱歎良久，御批曰：「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，柳氏卻歸韓翊。」

柳非貞婦，然其識君平於貧賤時，可取也。李贈之，沙奪之，賢、不肖相去何啻千里哉！許虞侯義形於色，勃然而往，設遇沙將軍在家，可若何？幸投其間，以計取之，不然，未能折柳，何以報韓？侯帥之表，先沙上聞，遂能動代宗之嗟歎，亦爽剴丈夫哉。一柳氏，而先後三俠士成就之。何韓郎之多幸也。

古押衙

唐王仙客者，建中中尚書劉霞之甥也。仙客少孤，隨母歸外氏，與震女無雙幼相狎愛，震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。一旦，劉氏疾且死，召震以仙客為託，無令無雙歸他族。仙客護喪歸葬襄鄧，服闋，飾裝抵京。時震為租庸使，聲勢赫奕，置仙客子學館，寂不聞選取之議。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，明豔若神。仙客發狂，惟恐姻事之不諧也。遂鬻橐得錢數百萬，舅家內外給使，達於廝養，皆厚遺之。又時設酒撰，中門之內，皆得入之矣。遇舅母生日，雕鏤犀玉以獻，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遣老嫗達求親意，而震意必不允。仙客心氣俱喪，達旦不寐，然奉事不敢懈怠。

一日，震趨朝，至日初出，忽走馬入宅，汗流氣促，唯言：「鎖卻門！鎖卻門！」一家惶駭不測。良久乃言：「涇原兵士反，天子出苑北門，百官奔赴行在。我以妻女為念，略歸部署。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。我嫁爾無雙。」仙客聞命，驚喜拜謝。乃裝金銀羅錦二□馱，命仙客：「易服押領，出開遠門，覓一深隙店安下。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，繞城續至。」仙客依所教。至日落，待久不至。城門自午後扃鎖，南望目斷。遂乘驄秉燭，繞城至啟夏門，門亦鎖。守門者不一，持白棓，或立，或坐。仙客下馬，徐問曰：「城中何事如此？」又問：「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？」曰：「朱太尉已作天子。午後有一人領婦人四五輩，欲出此門，街中人皆識，云是租庸使劉尚書，門司不敢放出。近夜，追騎至，一時驅向北去矣。」仙客失聲慟哭，卻歸店。三更向盡，城門忽開，見火炬如晝，兵士皆持兵挺刃，傳呼斬斲使出城，搜城外朝官。仙客舍輜騎驚走。歸襄陽，村居三年。後知克復京師，乃入京訪舅氏消息。至新昌南街，立馬彷徨之際，忽一人馬前拜，熟視之，舊使蒼頭塞鴻也。乃聞尚書受偽命官，與夫人皆處極刑，無雙已入掖庭，唯所使婢彩蘋者，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。仙客曰：「無雙固無見期，得見彩蘋，死亦足矣。」明日，乃刺謁，以從姪禮見遂中，具道本末，願納厚價以贖彩蘋，遂中許之。仙客稅屋，與鴻、蘋居。塞鴻每言：「郎君年漸長，合求官職，悒悒不樂，何以遣時？」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懇告遂中。遂中薦之於京兆尹李齊運，以為富平縣尹，知長樂驛。累月，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□人往園陵，以備灑掃，氈車子□乘，下驛中訖。仙客謂鴻曰：「我聞掖庭多衣冠子女，恐無雙在焉，汝為我一窺之。人事固未可定。」因令鴻假為驛吏，烹茗於簾外，約曰：「堅守茗具，無暫捨去。如有所睹，即疾報來。」塞鴻唯唯而去。宮人悉在簾下，不可得見，但夜語喧嘩而已。至夜深，群動皆息，鴻滌器篝火，不敢輒寐。忽聞簾下語曰：「塞鴻，塞鴻！汝爭得知我在此耶？郎君健否？」言訖，嗚咽。鴻曰：「郎君現知此驛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鴻問候。」又曰：「我不久語。明日我去後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，取書送郎君。」言訖便去。忽聞簾下極鬧云：「內家中惡。」中使索湯藥甚急，乃無雙也。鴻疾告仙客，仙客驚曰：「我何得一見？」塞鴻曰：「今方脩渭橋，郎君可假作理橋官，車過橋時，近車孑立。無雙若認得，必開簾，當得瞥見耳。」仙客如其言。至第三車，果開簾窺覷，真無雙也。仙客因悲感怨慕，不勝其情。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，送仙客。花箋五幅，皆無雙真跡。詞理哀切，敘述周盡。仙客覽之，茹恨涕下。自此永訣矣。其書後云：「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，人間有心人。今能求之否？」仙客遂申府，請解驛務，歸本官。遂尋訪古押衙，則居於村墅。仙客造詣，見古生。生所願，為力致之，繒采寶玉，不可勝紀。一年未開口。秩滿，閒居於縣。古生忽來，謂仙客曰：「洪一武夫，年且老，何所用？郎君於某竭分。察郎君之意，將有求於老夫。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。感郎君深恩，願粉身答效。」仙客泣拜，以實告。古生仰天，以手指腦數四，曰：「此事大不易。然與郎君試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」仙客拜曰：「但生前得見，豈敢以遲晚為限耶。」半歲無消息。一日，叩門，乃古生送書。書云：「茅山使者回，且來此。」仙客奔馬去見古生。生云：「且吃茶。」夜深，謂仙客曰：「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？」仙客以彩蘋對。立取而至。古生端相，且笑且喜云：「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歸。」後累日，忽傳說曰：「有高品過，處置園陵宮人。」仙客心甚異之。令塞鴻探所殺，乃無雙也。仙客號哭，乃歎曰：「本望古生。今死矣，為之奈何？」流涕歔欷，不能自已。是夕更深，聞叩門甚急。及開門，乃古生也。領一篼子入，謂仙客曰：「此無雙也。今死矣，心頭微暖，後日當活，微灌湯藥，切須靜密。」言訖，仙客抱入閣子中，獨守之。至明，遍體有暖氣。見仙客，哭一聲遂絕。救療至夜，方愈。古生又曰：「暫借塞鴻，於舍後掘一坑。」坑稍深，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。仙客驚怕，古生曰：「郎君莫怕，今日報郎君恩足矣。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，其藥服之者立死，三日卻活。某使人專求，得一丸。昨令彩蘋假作中使，以無雙逆黨，賜此藥令自盡。至陵下，託以親故，百縑贖其屍。凡道路郵傳，皆厚賂矣，必免漏泄。茅山使者及舁篼人，在野外處置訖，老夫為郎君亦自刎。君不得更居此，門外有簷一□人，馬五匹，絹二百匹。五更挈無雙便發，變姓名浪跡以避禍。」言訖舉刀，仙客救之，頭已落矣。遂並屍蓋覆訖，潛奔蜀下峽，寓居於渚宮。悄不聞京兆之耗，乃挈家歸襄鄧別業。與無雙為夫婦五□年。唐薛調撰《無雙傳》。

無雙曰：「古押衙，人間有心人也。」古生亦曰：「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。」夫無雙在掖庭即不忘古生，見王郎，便使之求古生，意何為乎？亦人間有心人也。王郎謀無雙者□數年，念絕矣，終無一日忘無雙。在閨閣，必欲得之於閨閣；在園陵，必欲得之於園陵。是亦人間有心人也。塞鴻為王郎謀得彩蘋，謀得官，謀得無雙消息，復謀得古生。亦人間有心人也。天下未有如許有心人而不得成一事者也。雖然，母為無雙求婚，先死；舅母為保婚，舅氏為主婚，俱死；塞鴻為長樂驛媒，亦死；彩蘋為園陵媒亦死；茅山使者贈藥，舁輿人送親，亦死；古生了婚事，亦死。為無雙者，不祟甚乎！范蜀公云：「假使丁令威化鶴歸來，見城郭人民俱

非，即獨存，亦何足樂？」吾不知王郎與無雙偕老時，亦復念此否也？

虯鬚叟

呂用之授維楊目，佐渤海王擅政害人。中和四年秋，有商人劉損，挾重貨來楚江夏，至揚州。用之凡遏公社來，悉令偵現行筐。妻裴氏有團色。用之以陰事下劉獄，納裴氏。劉獻黃金百兩免罪。雖脫非橫，而憤惋不堪。因感劉禹錫《擬四愁詩》，終日吟詠不輟。一日晚，憑水窗復吟前詩，聲音哀楚。見河街上一虯鬚老叟，骨貌昂藏，眸光射人，行步迅速，躍入船中，揖損曰：「子衷心有何不平，而苦吟如此？」損具對之。客曰：「只今便為取賢閣。回時即發，不可更停在此。」損意其必俠士也，再拜啟曰：「長者能報人間不平，何不去蔓除根，而更客奸黨！」叟曰：「呂用之屠割生民，神人共怒，只候冥靈聚錄，方令身首支離，不惟禍及一身，須殃連七祖。今且為君了事，未敢遽越神明也。」乃入呂用之家，化形於斗拱上，叱呂用之，曆數其罪，敕以退還劉氏之妻。倘更悅色貪財，必見頭隨刀落。言訖，鏗然不見所適。用之驚悸，遽起，焚香再拜。夜遣幹事送裴氏並黃金俱還劉損。損不待明，促舟子解維。虯鬚亦無跡矣。

用之平日，慣以神鬼事欺渤海，其中久已抱歉，今親見異人，哪得不懼？嗚呼，世間欺心薄德之徒，橫行無忌，吾安得此虯鬚叟，家至而戶說之也。

崑崙奴

唐大歷中，有崔生者，其父為顯僚，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。生時為千牛，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一品召生入堂。生少年，容貌如玉，拜傳父命，一品忻然愛慕，命坐與語。時三妓人，豔皆絕代，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，沃以甘酪而進。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，擎一甌與生食。生赧不食。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，生不得已而食，妓哂之。遂辭去。一品曰：「郎君暇，必相訪，無間老夫也。」命紅綃送出院。時生回顧，妓立三指，又反掌者三，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：「記取！」餘更無言。生歸，達一品意。返學院，神迷意奪，語減容沮，恍然凝思，日不暇食。但吟詩曰：

「誤到蓬萊頂上游，明璫玉女動星眸；朱扉半掩深宮月，應照璚芝雪豔愁。」

左右莫能究其意。

時家有崑崙奴磨勒，顧瞻郎君曰：「心中有恨，何不報老奴？」生曰：「汝輩何知，而問我襟懷間事？」磨勒曰：「但言，當為郎君釋解。」生駭異，且告之。磨勒曰：「小事耳，何自苦耶！」生又白其隱語。勒曰：「有何難會？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□院歌妓，此乃第三院耳。反掌三者，數□五指，以應□五之數。胸前小鏡子，□五夜月圓如鏡，令郎來耳。」生大喜，謂曰：「何計而能導我？」磨勒笑曰：「後夜乃□五夜，請深青絹兩疋，為郎君製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，守歌妓院門，非常人不得輒入，入必噬殺之。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，即曹州孟海之犬也。非老奴不能斃此犬，今夕當為郎君撾殺之！」遂攜鍊椎而往。食頃而回，曰：「犬已斃，固無礙耳。」夜三更，與生衣青衣，遂負而逾□重垣，乃□歌妓院內，至第三門，繡戶不扃，金釭微明，惟聞妓長歎而坐，若有所俟，但吟詩曰：

「深洞鶯啼恨阮郎，偷來花下解珠璫。碧雲飄斷音書絕，空倚玉簫愁鳳凰。」

侍衛皆寢，鄰近闃然，生遂緩緩搴簾而入。良久，驗是生，姬躍下榻，執手曰：「知郎君穎悟，必能默識，所以手語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？」生具告磨勒之謀，姬曰：「磨勒何在？」曰：「簾外。」遂召入，以金甌酌酒而飲之。姬白生曰：「某家本富，居在朔方。主人擁旄，逼為姬僕。不能自死，尚且偷生，雖綺羅珠翠，如在桎梏。賢爪牙既有神術，何妨為脫狴牢。所願既申，雖死不悔。」生愀然不語。磨勒曰：「娘子意既堅確，此亦小事耳。」姬甚喜。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妝奩，如此三復焉，然後曰：「恐遲明。」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□餘重。一品家之守禦，無有警者。遂歸學院而匿之。

及旦，一品家方覺，又見犬已斃，一品大駭曰：「此必俠士挈之，無更聲聞，徒為禍患耳。」姬隱崔生家二載。因花時，駕小車游曲江，為一品家人潛誌認，遂白一品。一品異之，召崔生詰其事，懼不敢隱，遂言奴磨勒。一品曰：「他事不問，某須為天下人除害。」命甲士五□人，嚴持兵仗，圍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持匕首飛出高垣，瞥若翅翎，疾同鷹隼，攢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頃刻之間，不知所向。後一品悔懼，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，如此周歲方止。後□餘年，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，容顏如舊。出《傳奇》。

崔生文弱，紅綃所知，況使蹈不測之淵，行非常之事乎？啞謎相授，聊以為戲耳。而生賴賢爪牙力，卒成其事，如此大媒，豈金甌一酌所能酬哉！一品不能誰何崑崙，然於崔生夫婦何難焉？而能置之不較，從古豪傑丈夫。其縱酒漁色，止以遣懷消忌，不為淫樂，得失固非所計也。

以下俠客能誅無情者

馮燕

唐馮燕者，魏人，少任俠，專為擊毬鬥雞戲。魏市有爭財毆者，燕聞之，搏殺不平，沈匿田間。官捕急，遂亡滑益，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。時相國賈耽鎮滑，知燕材，留屬軍中。他日，出行里中，見戶旁婦人翳袖而望者，色甚冶，使人熟其意，遂通之。其夫滑將張嬰，從其類飲，燕因得間，復拒戶偃寢。嬰還，妻開戶納嬰，以裾蔽燕。燕卑蹐步就蔽，轉匿戶扇後，而巾墮枕下，與佩刀近。嬰醉目瞑。燕指巾，令其妻取。妻即以刀授燕。燕熟視，斷其頸，遂巾而去。明旦嬰起，見妻殺死，愕然，欲出自白。嬰鄰以為真嬰殺，留縛之。趨告妻黨。皆來曰：「常嫉毆吾女，誣以過失，今復賊殺之矣！」共持嬰，百餘笞，遂不能言。官收繫殺人罪，莫有辨者，強伏其辜。司法官與小吏持朾者數□人，將嬰就市。看者千餘人。有一人排眾而來，呼曰：「且無令不辜死。吾竊其妻，而又殺之，當繫我！」吏執自言人，乃燕也。與燕俱見耽，盡以狀對。耽乃狀聞，請歸其印，以贖其死。上誼之，下詔，凡滑城死罪者皆免。

子猶氏曰：「皆免，非法也。然世不皆馮燕，則凡死罪盡可疑矣。免之以勸義氣，不亦可乎？」

荊□三娘

唐進士趙中行，家溫州，以豪俠為事。至蘇州，旅舍支山禪院。有一女商荊□三娘，為亡夫設大祥齋，因慕趙，遂同載歸揚州。趙以義氣，耗荊之財殊不介意。其友人李正郎第三□九，有愛妓。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，李悵悵不已。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駢，恣行威福。李懼禍，飲泣而已。偶話於荊娘，荊亦憤惋。謂李三□九郎曰：「此小事，吾能為郎仇之。但請過江，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。」李亦依之。至期，荊氏以囊盛妓及其父母之首歸於李，復與趙同入浙中，不知所止。出《北夢瑣言》。

為郎仇之，力所能辦也，刻期，不大奇乎！仇之示義，刻期示信，荊娘蓋大俠也。趙生能致其相慕，周旋不捨，趙亦豈常人也哉。

情史氏曰：「豪傑憔悴風塵之中，鬚眉男子不能識，而女子能識之。其或窘迫急難之時，富貴有力者不能急，而女子能急之。至於名節關係之際，平昔聖賢自命者不能周全，而女子能周全之。豈謝希孟所云『光嶽氣分，磊落英偉，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』者耶？此等女子不容易遇。遇此尋女子，豪傑丈夫應為心死。若夫妖花豔月，歌鶯舞柳，尋常之玩，詎足為珍。而王公貴戚或與匹夫爭一日之誤，何戔戔也。越公而下，能曲體人情，推甘致美，全不在意。而袁、葛諸公，且借以結豪傑之心，而收其用，彼豈無情者耶！己若無情，何以能體人之情。其不拂人情者，真其人情至深者耳。虞侯、押衙，為情犯難；虯鬚、崑崙，為情露巧；馮燕、荊娘，為情發憤。情不至，義不激，事不奇。吁，此乃向者婦人女子所笑也。